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 巴黎圣母院

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法] 雨果 著

*Victor Hugo*

李玉民 译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 巴黎圣母院

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

[法] 雨果 著

*Victor Hugo*

李玉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著;李玉民译.-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2007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ISBN 978-7-5321-3190-7

I.巴… II.①雨…②李…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9385号

出品人:郑宗培

策划:曹元勇 海力洪

责任编辑:海力洪

美术编辑:王志伟

装帧设计:灵动视线·严潇

### 巴黎圣母院

[法]雨果著

李玉民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635×965 1/16 印张27.75 字数340,000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ISBN 978-7-5321-3190-7 定价:2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10-89580585

## 编辑说明

人类正在经历着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作为精神产品的图书也不例外。读者面对品种繁多、应接不暇的图书信息，同样面临如何选择窘境。即便是面对数百部在文学史上地位显赫的经典名著，选择也一样无法回避。

2006年，美国《读者文摘》和《纽约时报》组织欧、亚、美、澳、非五大洲的十万读者进行投票，评选出了世界十部文学经典。2007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美和澳洲的125位作家应邀从五百多部最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中评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值得阅读的十部经典。另外，《泰晤士报》还通过读者问卷调查，让英国读者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十大经典名著。在这些经典名著榜单中，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等，赫然在列。毫无疑问，这些作品代表了欧美国家最具世界性、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经典。

为了方便我国读者选择自己必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我社决定推出上海文艺版的“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在参照上述种种“十大文学经典”榜单的基础上，我们征求了国内众多实力派作家和著名文学翻译家的意见，选择了十部真正称得上“经典中的经典”的世界文学精品。同时，我们坚持“名著配名译”的原则，避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以致贻害读者与后人。

我们衷心期望，放在您面前的这套“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不仅能为我国读者打开一道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大门，而且由此将读者引向一个更为广阔、有益的文学天地。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编辑组  
二〇〇七年八月

## 原 序

几年前,本书作者去圣母院参观,更确切地说追踪觅迹,在两座钟楼之一的暗角墙壁上,发现这样一个手刻的词:

**'ΑΝΑΓΚΗ<sup>①</sup>**.

这几个大写的希腊文字母,由于长期侵蚀败破而发黑,深深嵌入石壁中,其形貌和笔势,不知如何借鉴了哥特字体的特征,仿佛特为昭示这是中世纪之手写下的,其中所包藏的难逃定数的命意,尤令作者凛然心惊。

作者思索再三,力图窥见究竟何等痛苦的灵魂,誓要给这古老教堂的额头打上这罪恶的或者凶兆的烙印,才肯离开人世。

后来,这面墙壁又几经抹灰刷浆或者打磨(哪种原因已难知晓),字迹消失了。须知将近两百年来,中世纪的宏伟教堂,无不遭受这种待遇。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四面八方都来破坏。神父要粉刷,建筑师要打磨老百姓蜂拥而至,干脆拆毁夷平。

刻在圣母院晦暗钟楼上的神秘文字,及其惨然概括的未知的命运,就这样湮没无闻,如今仅余本书作者不绝若缕的追怀。在石壁写下这个词的人,几百年前就消逝了,历经几代人,这个词也从大教堂的墙壁上消逝了,就连这座大教堂,恐怕不久也要从地球上消逝。

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词而创作的。

一八三一年二月

---

① 希腊文:命运。

## 勘定本说明

前此曾预告本版要增加若干“新”章节。说法有误,应当说“未曾面世”。因为新者,一般理解为“新写的”,而增加的几章并非“新的”。这几章和本书其余部分是同时写就的,始于同一时期,源于同一思想,始终是《巴黎圣母院》的组成部分。况且,作者也难以理解,这样一件作品既已完成,怎么还能另加追写铺陈呢。这是不能随心所欲的。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来讲,一部小说的所有章节,必然是同时产生的;一部戏剧的所有场次,也必然是同时产生的。所谓戏剧或小说,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神秘的小天地,由多少部分构成,绝不要以为能武断规定。这种性质的一些作品,本应一次性的喷发流泻,即成定型,再要实行嫁接焊接之术,则势必貌离神异。事情一旦告成,就不要改变初衷,不要再补缀修饰了。书一旦出版,作品的性别是否阳刚,一旦确认并宣布出来;同样,一旦发出呱呱之声,婴儿就算出生了,就算入世了,生成什么模样,父母再也无能为力,从此属于空气和阳光,生死由他吧。您的作品未获成功吗?只能认了。不要再给败笔之作增添章节。您的作品不完整吗?本来孕育时就应当使其完整。您的这棵树长节弯曲吗?您是不可能把它扳直的。您的小说病势危殆,活不成了吗?您不能起死回生,重新赋予它生命的气息。您的剧作生来就瘸吗?请相信我,不要给它安装一条木制的假腿。

因此,笔者特别关注一点,要让读者明白,这里增补的三章,并不是为这次再版特意写作的。《巴黎圣母院》前几版没有收入,原因很简单,当初本书付梓的时候,不巧装有这三章书稿的材料袋遗失了。要么重写,要么舍弃。笔者当时考虑,这三章中只有两章篇幅较长,内容主要涉及艺术和历史,纵然缺略,也无关宏旨,绝不会影响小说的故事情节,读者也不会有所觉察,唯独作者知道这一空缺的秘密。于是,作者决定照

样付印。还有一层,如果供认不讳的话,作者未免懒惰,面对补写遗失的三章这一任务,他望而却步,认为还不如另写一部小说痛快呢。

如今,这三章又物归原主,他就不失时机,让它们复归原位了。

现在才是作品的全貌,正是作者梦想的样子,创作的样子,好还是坏,长久还是短命,反正这是作者的初衷,原样奉献。

自不待言,有些人认为,失而复得的几章没有多大价值,他们自视甚高,却在《巴黎圣母院》中仅仅追求戏剧性,仅仅追求故事情节。然而,也许另外一些读者认为,探究本书中蕴藏的美学哲学思想,不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在阅读《巴黎圣母院》的过程中,饶有兴趣地透过小说,探寻小说之外的东西,还饶有兴趣地——恕我们使用多少有点狂妄的字眼——通过诗人原本原样的创作,领悟历史学家的体系、艺术家的宗旨。

这一版补足了几章,主要还是考虑这后一类读者,一部《巴黎圣母院》,从而补充完整,假如这部作品的确值得补充完整的话。

作者在补充部分的一章中,表述并阐明当前建筑已衰微败落,这种至高无上的艺术,几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而且不幸的是,这种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他头脑里已然根深蒂固。不过,他也感到有必要在此申明:他强烈渴望有朝一日,未来判明他持论偏颇。他深知各种形式的艺术,可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未来几代人身上:我们在工作室里,不是听见还处于幼芽状态的天才勃然萌发吗?种子已然撒进犁沟,将来必定丰收。作者唯一的担心——其原因可以在第二卷中看到<sup>①</sup>——,就是这片古老的土地,千百年来曾是建筑艺术的最佳土壤,如今恐怕元气耗尽,精液衰竭了。

所幸今天的艺术青年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可以说前途无量,尽管在当今的建筑学校中,教员都非常可鄙,但是他们不知不觉中,甚至完全南辕北辙,居然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正如贺拉斯所说的那个陶工,心里想着做小罐罐,偏偏做出大盆来。轮盘转大盆现<sup>②</sup>。

然而,不管建筑艺术的前途如何,不管我们的青年建筑师将来如何

---

① 出版时调整,详见第三卷第一章。

② 原文为拉丁文。

解决建筑艺术问题,我们在企盼新建筑物出现的同时,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保护古建筑物。如果有可能,还要激发全民族热爱民族的建筑。作者在此声明,这正是本书的一个宗旨,这正是我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

《巴黎圣母院》也许为中世纪艺术开辟了真正的前景,而对中世纪这一辉煌艺术,至今有些人还不甚了了,更糟糕的是还有人不屑一顾。作者甘当此任,但是他认为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他已有多次机会维护我们的古老艺术,高声揭发种种亵渎、毁坏和玷污的行为。今后他还要乐此不疲。他责无旁贷,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他一定要反复强调。学院派那些主张打倒偶像的人,越是疯狂地攻击中世纪建筑艺术,他越要坚持不懈地起来捍卫。因为,中世纪的建筑艺术落入什么人手中,今天无知的工人又是如何抹灰刷浆,胡乱对待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叫人看着实在痛心!我们这些聪明的人,眼睁睁看着他们胡来,站在一旁仅仅嘘几声,这真是莫大的耻辱!这里讲的情况,何止发生在外省,还天天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我们窗户下面;天天发生在巴黎,发生在这个大都市,这座文化名城,这个新闻、言论、思想自由之邦。在要结束这篇“说明”的时候,我们不禁要举出几例,来说明他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就在巴黎艺术公众的眼皮底下,全然不顾别人的谴责,每天都策划、讨论、开始并继续破坏文化的行径,而且心安理得,尽量干得漂亮,简直胆大包天,令批评家们瞠目结舌。大主教府最近拆除了,这座邸宅并不美观,倒还不算作孽,可是一股脑儿也把主教府拆毁,殊不知这是十四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古迹,热衷于拆毁的建筑师根本不懂得加以识别。他们良莠不分,一并铲除。现在又有人议论要拆毁精美的万森小教堂,拆下的石料用来建造什么连道迈尼<sup>①</sup>都不曾需要的堡垒。一方面不惜工本,加紧修复波旁宫那个破玩意儿;另一方面却任凭秋分的狂风肆虐,扫荡圣小教堂美轮美奂的彩绘玻璃窗。屠宰场圣雅各教堂的钟楼四周,前几天又搭起了脚手架,说不准哪天早晨,就要挥舞镐头了。事有凑巧,一名泥瓦匠在司法官那两座威严的钟楼之间盖了一间小白屋。另一名泥瓦匠又

---

① 彼埃尔·道迈尼(1776—1832),法国将军,一八一四年曾率军固守万森堡,抵抗反法联军。



去阉割圣日耳曼草地,那可是有三座钟楼的封建时代教堂<sup>①</sup>。毫无疑问,还会有一名泥瓦匠,要夷平圣日耳曼—欧塞鲁瓦王家教堂。所有那些泥瓦匠都自称是建筑师,由省政府或国库来支付报酬,他们还穿上绿色礼服<sup>②</sup>,而所干的事,无非是以冒牌的风格损害真正的风格。就在我们写这篇“说明”的时候,这种景象多么可悲啊!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正掌握土伊勒里宫;另一个人对着菲利贝·德洛姆<sup>③</sup>劈面砍了一刀,这位先生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硬让他那低矮蠢笨的建筑,横卧在文艺复兴建筑物这面最挺秀的门脸之前,这当然不能说是一件无足挂齿的丑闻!

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日于巴黎

- 
- ① 圣日耳曼草地教堂建于九九〇年至一〇一四年,是巴黎最古老的钟楼之一,但三座钟楼仅剩一座,故“阉割”云云。
- ② 绿色礼服和绿色大礼服,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服装。
- ③ 菲利贝·德洛姆(1510 或 1515—1570),法国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他应卡特琳·德·美狄奇王后之命,于一五六四年开始主持在瓦场旧址建造土伊勒里宫,拿出规模宏大设计图,体现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和法兰西精神,但他仅完成主体结构。他死后,别人增添的建筑违背这种风格。土伊勒里宫于一八八二年拆毁。

# 目 录

---

原 序

1

.....

勘定本说明

1

.....

第一卷

1

.....

第二卷

46

.....

第三卷

90

.....

第四卷

117

.....

第五卷

138

.....

第六卷

161

.....

第七卷

200

.....

第八卷

258

.....

第九卷

303

.....

第十卷

331

.....

第十一卷

395

# 第一卷

## 一大堂

话说三百四十八年零六个月十九天前,那天巴黎教堂所有大钟齐鸣,响彻老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sup>①</sup>,惊醒了全体市民。

其实,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天,并不是历史上的一个纪念日;一清早全城钟声轰鸣,市民惊动,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既不是庇卡底人或勃艮第<sup>②</sup>人进犯,也不是抬着圣骨盒的宗教列队仪式;既不是拉阿斯城<sup>③</sup>学生造反,也不是“我们尊称威震天下圣主国王陛下”摆驾入城;甚至不是在司法宫广场吊死男女扒手的热闹场景;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羽饰盛装的某国使臣莅临到任。就在两天前,还有这样一队人马,即佛兰德使团奉命前来,为缔结法国王太子<sup>④</sup>和佛兰德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约。为此,波旁红衣主教不胜其烦,但是他为了讨好国王,不得不满脸堆笑,迎接佛兰德市政官那帮土里土气的外国佬,还在波旁公爵府款待他们,为他们演出“不少精彩的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不料天不做美,一场滂沱大雨,将府门挂的精美华丽的帷幔淋得一塌糊涂。

---

① 老城今称城岛,在塞纳河中,是巴黎城的发祥地,东侧有巴黎圣母院和司法宫;大学城位于塞纳河左岸即南岸;新城则指塞纳河右岸即北岸巴黎城一部分。中世纪的巴黎三重城垣,本书第三卷第二章《巴黎鸟瞰》中有详尽描述。

② 庇卡底位于法国北部地区,勃艮第位于法国西部地区,两地都曾建立过强大的封建王国。

③ 拉阿斯城是大学城的旧称。

④ 王太子即路易十一世的儿子,一四八三年继位,称查理八世。他与玛格丽特公主并未结婚;玛格丽特称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原是勃艮第大公弗朗索瓦一世之女,作为未来的王妃在法兰西宫廷长大,后因太子娶了布列塔尼的安娜而另嫁。

一月六日那天,是约翰·德·特洛伊所说的“全巴黎欢腾”的双重节庆,即远古以来就有的主显节和狂人节<sup>①</sup>。

这一天,照例要在河滩广场<sup>②</sup>燃放篝火,在布拉克小教堂那里植五月树,在司法宫里演出圣迹剧。就在前一天,府尹大人已派衙役通告过了:他们身穿神气的紫红毛纺衬甲衣,胸前缀着白字大十字,到大街小巷的路口吹号并高声宣告。

一清早,住家和店铺都关门闭户,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拥向三处指定的场所。去看篝火,赏五月树还是观圣迹剧,要随各人的兴趣而定。这里应当赞扬一句巴黎看热闹的人,他们有古人的那种见识,绝大多数都去看篝火,因为这正合时令,或者去观圣迹剧,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演出,那里能遮风避雨。大家仿佛串通一气,谁也不去布拉克小教堂墓地,让那棵花不繁茂的可怜的五月树,孤零零在一月的天空下瑟瑟战栗。

市民大多拥进通往司法宫的道路,他们知道两天前到达的佛兰德使团要前去看戏,并观看在同一大厅举行的推举丑大王的场面。

司法宫大厅虽然号称世界之最(须知索瓦尔<sup>③</sup>那时尚未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这一天要挤进去谈何容易。通向司法宫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不断拥出一股股人流,从住户的窗口望过去,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人流的汹涌波涛越来越扩大,冲击着楼房的墙角,而那些墙角又像岬角,突进围成不规则状大水池的广场。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sup>④</sup>门脸正中一道大台阶,上下人流交汇在一起,又在接下的台阶分成两股,从两侧斜坡倾泻到人海浪涛中;这道大台阶就是一条水道,不断向广场注入,犹如瀑布泻入湖泊中。成千上万人呼喊,调笑,走动,简直甚嚣尘上,沸反盈天。这种喧嚣,这种鼓噪,有时还变本加厉,有增无

① 主显节,又译显圣节。据《圣经·马太福音》记载,耶稣三次显圣,故天主教称为“三王来朝节”,定为一月六日。狂人节是中世纪民间的狂欢节日。

② 河滩广场,塞纳河边的广场,是无业游民聚集、民间节庆和处决犯人的地方。一八〇六年更名为市府广场。

③ 亨利·索瓦尔(1623—1676),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巴黎史等。

④ “哥特式”一词,通常用得完全不恰当,但又完全约定俗成了,我们只好沿用,按照大家理解的那样,用来标示中世纪后半期的建筑风格,其基调为尖拱,是前半期以半圆拱为主的建造风格发展而成的。——作者原注

减。拥向大台阶的人流受阻，折回头来，乱作一团，形成了漩涡。原来是府尹衙门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或者一名警官策马冲撞，以便维持秩序。这种传统实在值得称道，是由府尹衙门传给总督府，又由总督府传给骑警队，再传给我们今天的巴黎保安队。

面孔和善的市民，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站在门口、窗口，爬上天窗、屋顶，安安静静，老老实实，注视着司法官，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而且时至今日，巴黎还有许多人，喜欢观望看热闹人所形成的场面，只要猜想人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

我们今天一八三〇年的人，假如在想象中能有机会混杂在十五世纪的这群巴黎人中间，同他们一起前呼后拥，摩肩擦背，跌跌撞撞地挤进原本十分宽敞，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天却显得特别窄小的司法宫大厅，所见的景象不无兴趣，也不无吸引力，周围本来全是古旧的东西，我们那时看起来就会有全新的感觉。

如果读者愿意，我们就力图想象出，我们一同跨进这座大厅，跻身于这群短衣短袄打扮的嘈杂的平民中间所产生的印象。

先是耳朵一片嗡鸣，眼花缭乱。我们头顶是双合圆拱尖顶、雕花镶木、绘成天蓝色、衬着金黄色的百合花图案；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几步远有一根大圆柱子，接着一根又一根，总共七根，沿中轴线一字排列，支撑双圆拱顶的交合点。前面四根柱子周围摆了几个小摊，卖些闪闪发亮的玻璃和金属饰片制品；里面的三根柱子周围安有几条橡木长椅，年长日久已经磨损，被诉讼人的裤子和诉讼代理人的袍子磨得油光锃亮。沿着大厅四面高高的墙壁，在门与门之间，窗户和窗户之间，边柱和边柱之间，没完没了地排列着自法腊蒙<sup>①</sup>以下法国历代君主的雕像：无所事事的国王耷拉着双臂，低垂着眼睛；勇武好战的国王则昂首挺胸，双手直指天空。此外，一扇扇尖拱长窗上的彩绘玻璃五光十色，宽宽的出入口所安的门扇，都精工细雕，富丽堂皇。总之，拱顶、圆柱、墙壁、长窗、镶板、宽门、雕像，所有这一切，从上到下，绘成湛蓝金黄两色，一望光彩夺目。不过，在我们看见的时候，大厅的色彩已略显暗淡，到了我主纪

---

<sup>①</sup> 法腊蒙，传说中法兰古人的君主，生活在公元五世纪。

元一五四九年，尽管杜·勃勒尔还沿袭传统赞美过它，而其实它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厚厚的灰尘和密密的蛛网了。

在一月份的一天，这座长方形宽敞的大厅里，射进苍白的天光，拥进衣饰花枝招展、吵吵嚷嚷的人群，只见他们溜着墙根闲逛，绕着七根圆柱回旋，现在我们想象出这些，那么对整幅图景就有了个大致的印象，下面只需略微详细地描述其有趣的方面。

假如拉瓦亚克没有刺杀亨利四世<sup>①</sup>，那么，凶手的案卷也就不会存放在司法宫档案室里；他的同谋也就不会考虑自身利害，非把此案卷宗销毁不可，而纵火犯也就不会别无良策，只好一把火将档案室烧掉，要烧掉档案室，又只好一把火将司法宫烧掉；由此可见，没有弑君一案，也就不会有一六一八年那场大火了。那样一来，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大厅，也就会依然屹立，我也就可以对读者说：“请亲眼看看去吧！”我们双方都省事：我省得像上面那样描绘一番，读者也省得阅读这一段。——这情况证明了这样一条新的真理：重大事件必有难以估量的后果。

首先，拉瓦亚克很可能没有同谋；其次，即便有同谋，他们也很可能同一六一八年那场大火毫无干系。其实，还有两种解释都说得通。其一，三月七日后半夜，一颗宽一尺，长约一臂的燃烧的大陨星，自天而降，落到了司法宫。其二，有特奥菲尔这四行诗为证：

一场游戏多悲惨，  
只缘案桌嘴太贪，  
司法女神镇巴黎，  
眼看官殿火冲天。

一六一八年司法宫大火的起因，有政治的、自然的和诗意的三种解释，不管我们的看法如何，不幸那场大火，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座法兰西最早的王宫，如今已经所剩无几，这自然要归功于那场大火，更要归

---

<sup>①</sup>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一六一〇年五月十四日被弗朗索瓦·拉瓦亚克刺杀。

功于后来历次的修复工程。这座王宫堪称卢浮宫的长兄,在美男子菲利浦王<sup>①</sup>在位时期,年岁就相当大了,有人甚至去寻觅过埃加杜斯所描述的、由罗伯尔王<sup>②</sup>兴建的宏伟楼阁的遗迹,但几乎荡然无存了。圣路易<sup>③</sup>“完婚”的那间枢密处室如今安在?他“身穿驼毛布上衣、棉毛混纺的马甲和紫檀色长外套,同若安徽<sup>④</sup>一起,席地躺在毛毯上”,审理案件的花园又在何处?西格蒙德皇帝<sup>⑤</sup>的寝宫今在哪里?查理四世、无采邑的约翰王<sup>⑥</sup>的寝宫又在何处?查理六世<sup>⑦</sup>颁发大赦谕的那座楼梯何处寻觅?马塞尔<sup>⑧</sup>当着王太子<sup>⑨</sup>的面,杀害罗伯尔·德·克莱蒙和德·香槟元帅时,所踏的那块石板地又何处寻觅?还有那条狭廊——撕毁伪教皇训谕的地方,而传谕使者身穿法袍,头戴法冠,一身可笑的打扮,从那里出发游遍巴黎全城以示谢罪——如今在何处?还有那座大厅及其镀金的装饰、天蓝色的彩绘、尖拱长窗、一尊尊雕像、一根根圆柱、布满雕刻图案的高大拱顶,如今又在何处?还有那金碧辉煌的寝宫呢?还有那守门的石狮,如同所罗门座前所有狮子那样,低垂脑袋,夹着尾巴,一副暴力服从公理的恭顺模样的石狮,究竟在哪里?还有那一扇扇精美的房门、一扇扇绚丽的彩绘玻璃窗,究竟在哪里?还有那令比科奈特也甘拜下风的镂花铁包角、杜·昂西制作的精细木器,究竟在哪里呢?……岁月和人事,如何摧残那些巧夺天工的杰作?用什么取代了那一切呢?用什么取代

- 
- ① 美男子菲利浦王(1268—1314),即菲利浦四世,一二八五年至一三一四年在位。
  - ② 罗伯尔王(970—1031),即虔诚者罗伯尔二世,九九六年至一〇三一年在位。
  - ③ 圣路易(1214—1270),即法王路易九世,一二二六年至一二七〇年在位,他于一二三四娶普罗旺斯伯爵之女玛格丽特为王后。
  - ④ 约翰·若安徽(1224—1317),法国历史学家,圣路易的近臣。
  - ⑤ 西格蒙德皇帝(1368—1437),日耳曼皇帝,一四一一年至一四三七年在位。
  - ⑥ 约翰王(1167—1216),英国国王。他同法国国王联合反对他的父王,又因过错被法国国王夺回了采邑,故称无采邑的约翰王。
  - ⑦ 查理六世(1368—1422),法兰西国王,查理五世之子,于一三八〇年至一四二二年在位。
  - ⑧ 艾蒂安·马塞尔(1315—1358),法国政治家,巴黎商会会长,他伙同全国三级会议中资产阶级领袖,把改革的法令强加给王太子,又于一三五八年发动巴黎人革命,冲进王宫,杀害王太子的两名辅臣。
  - ⑨ 王太子,即查理五世,一三六四年至一三八〇年在位。他镇压了艾蒂安·马塞尔发动的巴黎和雅克团暴动,收复大部分英国占领的国土。



整个高卢的历史、整个哥特式艺术呢？无非是设计圣热尔维教堂大门道的那个笨拙的建筑师，德·勃罗斯先生建造的低矮笨重的穹窿，就用这个冒充艺术。至于历史，还有关于粗柱子的喋喋不休的回忆录，而帕特律之流摇唇鼓舌之声，至今还回荡不已。

不过，这还无足挂齿。——还是扯回话题，谈谈名符其实的古老司法官那名副其实的大厅。

那座长方形大厅无比宽敞，两端各有用场：一端摆放着著名的大理石桌，极长极宽极厚，无与伦比，正如古代土地赋税簿中说的那样，“世上找不出同样那么大块”——这种说法准能让卡冈都亚<sup>①</sup>食欲倍增；另一端辟为小教堂，路易十一世命人雕塑他的跪像，放在圣母像前面，他还命人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的雕像移进来，全然不顾外面一长排历代国王雕像中间，留下两个空空的壁龛。显而易见，他认为这两位圣君，作为法兰西国王在上天言事最有分量。小教堂刚建六年，还是崭新的：建筑精美；雕刻奇妙，镂刻也细腻精微，这种整体的曼妙的建筑艺术品格，标示哥特时代在我国进入末期的特征，并延续到十六世纪中叶，焕发出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仙国幻境般的奇思异想。门楣上方那扇花瓣格子的透亮小圆窗，那么精巧秀丽，宛如饰以花边的星星，尤其堪称精品。

对着正门的大厅中央，靠墙有一个铺了金线织锦的看台，其专用入口，就是那间金碧辉煌的寝室的窗户。搭起这座看台，是为了接待应邀观看圣迹剧的佛兰德特使和其他大人物。

圣迹剧照例要在那张大理石案上演出。为此，一清早就把石案布置妥当，大案面已被司法宫书记们的鞋跟划得满是道道，上边搭了一个相当高的木架笼子，顶板充作舞台，整个大厅的人都看得见，木笼四周围着帷幕，里面充当演员的更衣室。外面赤裸裸竖起一架梯子，连接更衣室和舞台，演员上下场，就登着硬硬的横茵。不管多么出乎意料的人物、多么曲折的故事，也不管多么突变的情节，无不是安排从这架梯子上场的。戏剧艺术和舞台设计的童年，是多么天真而可敬啊！

---

① 卡冈都亚，法国著名作家拉伯雷小说《巨人传》中主人公，食量惊人，故听说大块便会食欲倍增。